

咖啡月光文丛 第2辑 | kafeiyueguangwencong

中国《长篇小说》杂志社 出版基金资助



2008 我最喜爱的散文

◎蒋建伟 主编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咖啡月光文丛第2辑

kafeiyueguangwencong

中国《长篇小说》杂志社 出版基金资助

2008 我最喜爱的散文

◎蒋建伟 主编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8 我最喜爱的散文 / 蒋建伟主编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8.9

(咖啡月光文丛. 第2辑)

ISBN 978-7-80240-242-3

I. 2… II. 蒋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4396 号

书 名	咖啡月光文丛第2辑
主 编	蒋建伟
策划编辑	蒋建伟
责任编辑	俞杰
装帧设计	北京咖啡月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明兴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147×210 毫米 1/32
印 张	43
字 数	1160 千字
印 数	3000 册
版 次	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00.00 元(全八册)

目 录

静静的河流	蒋建伟	1
七月的玛多	小 山	30
叙述巴特尔	杨献平	35
怀念母亲	曾明山	53
爱上那年的雪	吴诗娴	58
音乐与未来	陈奕纯	67
我和我的盲妻	丁大正	88

静静的河流

○蒋建伟

少年鱼

冬天的最后一块冰凌,是被一只水鸟啄破的。它叫鱼鹰子,学名鸬鹚,羽毛黑色,闪绿光,善捕鱼类,是豫东捕鱼人的好帮手。它们一般每次捕获的时间为三五分钟,之后便跳上渔人的竹篙,再沿着竹篙跃进船舱,静候渔人来取其脖中之物。它们的脖子很长很粗,类似一个盛鱼的小仓库,可容一二斤。为防止鱼鹰子偷吃小鱼,主人通常用细绳系住其脖子的最下部位,防止鱼儿进肚。没有人不佩服鱼鹰子的生性乖巧,善解人意,凡捕获而归的胜利者们总会一只只在船搭板上依次排队,渔人这时候也会依次检查它们的劳动进度,取出战利品。只见他左手搭篙儿,右手早探进它们嘴里,一卡,一扩,“啪”,一条条鱼儿便从鱼鹰子们的脖子里控出来,活蹦乱跳着落进舱里。这是它们一天当中最骄傲的时刻,骄傲的表达方式就是一种低飞,沿着水皮向前拍翅滑翔,“嘎嘎嘎”一阵欢呼。紧接下来,它们一撅屁股,一个猛子扎进河水深处开始它们下一轮的战斗……水面上不留一丝波纹,平里隐藏着静,静得宛如那块冰凌停止了此刻的融化,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

正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时节呢,未见到鸭子,倒首先看见了鱼鹰子。我们的蒋前进已经出落成喉节突出、肌肉发达、内分泌旺盛

的年轻后生，因为没有读过几年书，所以早早随了父亲干起了打鱼的营生。他们的祖上留下了5只鱼鹰子，其间有人传说一只鱼鹰子能卖好几百块钱，算是留给他们一棵摇钱树，这样下河捕鱼时不必发结网布阵的愁，节省了不少力气，的确赚了一些钱，日子过得倒也滋润。而今，父亲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他，指望儿子能够继承祖业，看来父亲此举是做对了，蒋前进自从接过打鱼养家的担子以后，生活虽没见好到哪里去，但也没有给老人带来多少失望，增加多少希望，这对于一个不足十七岁的农村孩子而言，特别是他的那一份勤劳和执著，早已经超负荷，难能可贵了。

太阳好像喝醉了酒，临近傍晚了还赖着不走，把别人都感染得都想喝酒似的。而此刻，鱼鹰子倒没有喝醉，它们恐怕比那些生意人还要精于算计，它们自然也知道了天色将晚，便不再像先前那般勤奋，时不时地偷一下懒，只有当蒋前进用长长的竹篙儿狠狠拍打它们，急急地撵它们下水，小东西方才大幅度忽闪着翅膀，极不情愿地一头扎进河里。等到后来，它们跳上船完成主人交付的任务后，两脚便如钉子般扎得深深的，无论主人如何撵，它们就是不听。因为这时候就连傻子也知道，天色的的确确大黑了。

再没有什么办法了。蒋前进只好快快不乐地收了竹篙儿，张开了嘴巴：“噢——噢——”，唤了没有几声，鱼鹰子早已领会了主人发出的信号，一只只跳上小船，不停地扑腾着自己的身子，“嘎嘎嘎嘎”嬉戏一团。蒋前进动作娴熟地收鱼归舱，然后依次解开小东西脖子上的绳子，随便扔给它们几把小鱼儿，算是今天的一些物质奖励。鱼鹰子们也不客气，一伸脖子，半空便将来物抢了个精光，吃完了这一口，还有些心不甘，脖子依然伸展在半空中，不想半天不见主人的动静。正当它们等待主人的二次奖励时，小船已经缓慢北行了。

由东至西，向北拐一个90度的弯，这条美丽的弧线不知道被蒋前进他们走了多少个来回。我们少年时爬树的那阵子，我们的蒋前进并不知道自已会中途辍学，改变成一个小渔人，终日行驶在

这条美丽的弧线上。其实他知道弧线本身是平朴的景致,上升不到美学的最高艺术标准,但我们心里终生都会装着一一条美丽的汾河,谁说弧线不美我们就跟谁急,也只有他才不会和我们为此发生争执,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地道的渔人了。

天更黑了,雀鸟归隐于巨大的黑暗里,我们的蒋前进正好合上了约摸 10 分钟的眼睛,低声哼唱着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,一颗心洗荡在河流之间——这是一个人一天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情。他可以不去想捕鱼的数量、赚钱的多少,可以抛开庄稼地、新瓦房、红薯窖,以及自己未娶来的花媳妇,但他心里同样装满了兴奋、喜悦,很多情感有时候好像一群张开翅膀的鸽子,争先恐后地飞翔出去,他真想大喊几声,让全世界的耳朵都能听见他所喊出的每一个字:“——蒋文学,——我——x——死——恁——娘——啦……”末了,一个人一脸坏笑。

“蒋文学,我x死恁娘啦”,这是一个不加任何修辞的句子,想什么就什么,没有什么他不敢的,普通得宛如一个农民,一棵庄稼,但我们都挺喜欢小小男子汉的这个句子,时常被它感动得一塌糊涂。每天每天,我们的蒋前进在舱满晚归之际,划着一叶小船,带着这个句子回家,有的时候,5 只鱼鹰子也会随着主人喊上一阵子,内容和和主人一样,主人大声它们也大声,主人小唱它们也小唱,不过令人遗憾的是,我们一个字也听不懂。其实此刻,懂与不懂关系不大,好在一个心境,比如里面装满了山山水水,比如装满了诗情画意,再美妙不过了。

再回到一叶小船上来吧。船或者根本不叫船,舱为木制,呈月牙状,左右各一,中间搭一木板,且木板可大可小,大也是一种小,小得只能站下一个蒋前进,就是豫东民间的河流上众所周知的那种。好在两个舱里满满的,足可以填充蒋前进的内心天空的虚荣,虚荣与稚气时常在一个少年身上表达得非常可爱,也就是说少年充满了可爱的稚气和率真,非常的可爱。正像英国的考古学家巴林顿在伦敦观看小莫扎特的钢琴演出前,曾怀疑过这位 8 岁的欧洲

神童的父亲隐瞒了莫扎特的年龄，目光里充满了苛刻和挑剔，然而演奏过程中，突然走来一只猫，他于是停下来去追猫，众人最后把他重又抱回到钢琴，这才结束了他们漫长的等待，结果正是孩子眼里流露出的天真的稚气打动了巴林顿，否定自己原来的怀疑一样。我们的蒋前进虽然 16 岁了，然而身上还散发着我们 8 岁爬树时的稚气，他想召集当时所有的死党们，在汾河长堤上举行一个盛大的 PARTY，告诉大家自己天天都在丰收，我蒋前进打来的鱼儿大家都可以享用。怎么样通知他们才算最快呢？对，快马加鞭最好，那么，到哪里才能得到一匹唐朝的千里马呢？

果然，我们的蒋前进得到了一匹千里马，他跃身马上，振臂高呼，一路狂奔，他终于一个一个找到了他们，但显然遭到了拒绝，他万分沮丧地睁开了眼睛。等我的走了，想我的睡了，恨我的醉了，爱我的哭了，剩下来的事情就是系船上岸，赶着一群不能言语沟通的鱼鹰子踏上回家的路，空留一腹寂寞的虫子，一口口消化掉自己的虚荣与稚气，整个过程大概保持在 10 分钟。

迎接他的是无边无际的黑暗，以及黑暗中迎面而来的思想的千里马，无边无际的嗡嗡嗡的声势。或者，它们是逆河奔跑，顺堤南下，它们的情绪是愤怒的，暴躁的，野性的，它们像火山爆发一样忍无可忍，山崩地裂，铺天盖地，无处逃遁。蒋前进不由自主地“啊”了一下，短，急促，一身冷汗，鱼鹰子也是，“嘎嘎嘎嘎”，“嘎嘎嘎嘎”，一阵乱跑，不分方向。我想他和它们有一种心理感应，或者叫做共通。一样的恐惧，使他们打开了可怕的想象力，刹那之间，乱七八糟的图案面孔符号包括绿脸长舌嚎叫之类蜂拥进来，满世界都是噪音，噪音——我们多么佩服蒋前进会有如此丰富的想象，但愿想象只能是想象，老天爷保佑！

可怕的瞬间还是发生了。请允许我不得不重现多少年后，我们仍旧心有余悸的一幕，行至蒋寨村西的一条斜路，也就是快要走进村子的时候，我们的蒋前进忽然感到一团黑暗一闪，一具似乎是马的畜性的黑影擦肩而过，几乎同时，一阵“嘎嘎嘎嘎”的惨叫腾空而

起，一如一股青烟飘着飘着便没有家了，蒋前进心头一紧，一屁股吓蹲在地上……他摸索到了一摊温暖的液体，一股股恐惧犹如万把利刃直插心窝——

“老天爷呀，我的鱼鹰子，我的亲爷爷啊……”

多少年以后，人们还在议论着蒋前进一家抱头恸哭5只鱼鹰子时的场面，披麻戴孝，入殓土葬，全部按照乡村的丧事礼仪厚葬那5只小东西。那个阵势，比蒋前进死了亲爷爷还要隆重。入土的时候，父亲指着儿子骂道，蒋前进你这个小杂种，恁爹宁愿让你死也不愿让鱼鹰子死，它们已经养了咱家三四辈人了，单单今天归了西，它们可是咱家里的摇钱树啊！蒋前进听后哭得更加没有神了，哭到激动处恨不能以死相伴，幸亏有许多人拦住，才没有更大的悲剧发生。

至此，蒋前进家的打鱼生涯似乎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。这个现实连他爹蒋中雨都认了，偏偏蒋前进不认，他开始学习结网手艺，结出来几张大大的鱼网，依然捕获着汾水河里的鱼儿，船舱有时候满，有时候不满，再也没有人艳羡他家的鱼鹰子和赚钱的多少了。有区别的是，蒋前进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，又越来越接近我们的性格——沉默。俗话说得好：“沉默是金”，然而我们一个更比一个穷，从来没收获过什么金子银子之类，可能是造词者多来形容另一种活着的心态吧。

上了年纪的村人都知道，那天晚上踩死蒋前进家的鱼鹰子的畜生，究竟是哪一家的畜生。只不过，他们谁也不敢说出来，他们知道如果那样做的话，蒋前进蒋中雨他们一定会找人家玩命的，尽管是畜牲闯的祸，但他们都知道我们的蒋前进善于联想，与其让好好的两户人家反目成仇，还不如让这个秘密永远烂在肚子里。

其实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秘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那畜牲不是马，是牛，母的，踩死5只鱼鹰子以后，它还扬眉吐气地生了二男一女，潇洒地活了四年又一春。杀它的时候，畜生已经老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和一张皮了，没有多少斤肉，而且肉又老又暗，特别难煮，味如嚼

蜡,难以下咽。所以,蒋寨的人一个个都是活雷锋。

蒋前进他们除外,但他们算不算诗人呢?

静静的河流

青色的河流奔跑在人们的皮肤之上,一条,也许不止一条,构成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——九曲百折,穿山越涧,落涛巨大,波澜壮阔,综合表达在一个人的皮肤上,那么他(或者是她)肯定是一个岁月沧桑的乡村老人,皮肤干燥,薄薄的,揪起来像一张纸,但青筋突兀,起伏不定。

他们这一辈子,注定要呼吸新鲜的泥土与民歌的气息,讨厌刷牙,拒绝洗头,遥远的汾河会将他们的歌声送向更加遥远的地方,特别是到了夜晚,他们也许会不小心掉进一个古老而煽情的神话里,表情安详,一脸古铜。

母亲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女人。那时候,她格外谦虚,大言“渺小”,从来都是把自己当做一棵庄稼来看。庄稼是不可能离开泥土的,然而母亲在晚年却被我接来了县城小住,母亲总是吃不好睡不好,这也不习惯那也不习惯,我想倘若这样下去,她会像棵庄稼一样慢慢死去的——母亲仍在惦念着她的汾河——蒋寨——还有距离村东不远的七亩八分地。

谁又肯忘记那些汾水河的音乐呢?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人,一个土眉土眼的女人,母亲似乎一辈子在扮演着这样的角色,她们在大田里躬耕劳作,身后是一道道湿漉漉的犁铧的痕迹,

宛如一缕一缕流水的音乐。我作为她们的儿子,知道音乐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。是的,她们太需要音乐的滋润了,单调而枯燥的劳作足以耗尽她们一生的时间,农具的叮叮当当,老牛的喘息,泥土爆炸的声响,一天一天在重复。她们有时候被这些所谓的劳作逼得发疯,累得腰酸腿疼,一身臭汗,索性会停下手中的活计,再捡一块大一些的土坷垃,一屁股坐下去,歇上那么一颗烟的工夫,而后

接着干活。其间，她们也许这样想：“为了更加有利于解乏，耳边要是再有一点音乐就好了。”

当然，这个想法的初衷倒不是她们讨厌劳作，整天盼着老天爷下雨什么的，好让她们借机脱脱滑儿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她们肯定是愚蠢透顶了。恰恰相反，她们是非常忠诚于劳作，就像一群虔诚的信徒。落雨之后，大田里的活还是女人们的活，劳动的作业量将会比雨前更重，所以她们才不会变得那么傻，越发变得一个比一个精明了。母亲的精明正值她们年轻的时候，也就是一个女人三十见尾四十出头、身边接连添了三四个孩子之后，我记得父亲当时一年四季都在外头跑生意，把全家的农活担子都甩给了母亲，里里外外的，让一个女人挑了。忙完了大田的庄稼活，尤其夏至的农闲时节，我们母子5个人都在心里默念老天爷下暴雨，好让村前大坑里的水上涨，然后乘机捉来一盆盆的鱼呀虾呀，这样我们的5张嘴就不愁吃的了。至于坑里的鱼是到底能捉多少天，大水下去以后的事情，等等，恐怕谁也没有想过。

“大水来了！”不知谁随便喊了一声，她们端盆抬网跑了出去，一眨眼工夫，就赶到大坑旁边，其短跑的速度毫不逊色于国内的专业运动员。我们也随着跑过去，帮助母亲支起一个锅盖般大小的小抬网，网的中心放上些红薯头，杂面馍之类，当做鱼饵儿，再压上许多碎砖头子儿，防止鱼饵儿顺水漂浮。待做完这些事情以后，抬网才可以慢慢送入深水里，我们呢，则在岸上手握抬网的竹竿，静候着大鱼小鱼虾兵蟹将们快快上钩。虽然是阴天，但坑里的水并不混浊，微风袭来，清澈见底，鱼喜欢静，虾喜欢动，通常这种天气最适合我们捕捉这些动静之物了。

我们看见，一条三寸见长的小鱼探头探脑地闯进网中，小心翼翼地衔起一小口熟红薯渣儿，然后四下望望，发现这里空无一人，方才一股脑儿咽进肚子，接下来又把目光锁定在我们的那块杂面馍上，只见它尾巴一甩，小嘴一张，“噗”，硬生生咬下一大口馍皮子，水面上立马泛起了一串水泡泡。我们急了，心说，该死的小鱼

呀，你千万别吃，这可是我们连续三顿饭节省下来的美味佳肴呀，虽说馍皮子硬是硬了点儿，但也硬出了我们河南杂面馍的特色——甜而不涩，涩而不甜，五谷杂粮，营养丰富。

果然，这小子好像牙口不好，嚼了几下没嚼动，干脆吐了。我们在岸上暗暗大叫“心疼”，你这个狗娘养的，你不想吃就不吃呗，怎么能随便浪费祖国的粮食资源呢？……好在它根本听不见我们在心里骂它，开始慢吞吞嚼了它的第二口，不料半途中它又吐了，而且忽然间扭转了身子，一副一拍屁股想走人的架势。“不行，不能让它就这样乘兴而来满意而归，必须为之付出血的代价，到饭馆吃饭还要打饭钱呢，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？”正当我们准备拽竿抬网的一刹那，我们的手却被母亲狠狠摁了下去。母亲“嘘”了一下，低声说：“都别急，让它走，你们瞧好了，老鼠拉木锨——大头还在后头呢！”果真不久，小鱼又重返故地，身后跟来了一大群大鱼小鱼麻虾什么的。一看见河南项城的杂面馍，它们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阿里巴巴发现洞中宝藏一样，眼珠子一只比一只瞪得贼圆，也不论什么长幼辈分了，顿时如群狼捕食，争抢一处，激起了一朵朵美丽的水花。无疑，这些水花无形中又像它们在向同类们发出的一颗信号弹，相继吸引了更多的鱼，把一场普通的争抢演绎成无情的厮杀……我们手一抬，网一收，所有的食客均被一网打尽。尝到了甜头，我们接连自编自导了第二网、第三网、第四网……整个上午下来，我们虽然一个个站得腰酸腿麻脖子木，但早被这一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除去个大条长的鱼不说，仅仅那些碎鱼碎虾，就满满盛了三大盆一小缸。

未到晌午，母亲便开始围着锅台忙碌了。我们姐弟几个也做了简单的分工，大姐宰鱼去杂，二姐刮鱼鳞，我刷盆换水，小弟烧锅，倘若认真比较一下，大姐活最重，小弟的活最轻，而二姐和我的活虽然不轻不重，但干的是笨活，譬如大姐嫌二姐刮得慢了，随便喝斥几声，就足够二姐一阵手忙脚乱忙活；譬如大姐嫌我刷的盆不太干净，换水的速度有点慢了，故意大声咳嗽一下，我就吓得屁颠屁

颠一阵小跑。当时我和二姐都有些羡慕大姐，觉得她的活太轻了。我俩于是跟母亲提意见，让她来主持主持公道，母亲却说：“小二小三，你俩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，其实宰鱼去杂是最重的活，如果说你们不得要领的话，仅宰这些鱼你们宰到明天天亮也宰不完，说到底是因为你俩的大姐宰得太专业了，所以才显得快，哪像你们俩，一身的鳖本事，不管干啥事都显得笨手笨脚的，就凭那两下子还能玩鹰？”

我和二姐顿时哑口无言，好像一口啃了块面红薯，噎得老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母亲说的也是，大姐宰鱼开肚很有一套，宰大个的时，左手刚用刀划开鱼肚，右手便探了进去，只轻轻一抹，“啪”，鱼杂碎儿早扔出很远；宰小个的时，干脆扔了大刀，腾出两只血糊糊的小手，一挤，一捏，一送，再一甩，不一刻就宰了大半盆了。如此以来，我和二姐倒显得非常没本事，包括4岁的小弟蒋四伟，你别看他干的是最轻的活，仅仅是负责把油锅烧开，把东西炸透，但他干的活人人都会，当然属于最笨最小儿科了，要是他也有一手宰鱼的绝活，那才叫绝呢，恐怕比唐诗三百首里面的《绝句》还要绝，只可惜我们家出不了这样的小神童罢了。

但五分钟之后，我马上否定了我们的看法，原因是小弟火候掌握得非常到位，东西下油锅以后炸得很熟很透很焦很烂，那些鱼的香味除了能绕梁三日，而且迅速溜出院门沿街宣传：“蒋建伟家今天炸鱼啦！”我们姐弟仨各自抓了一把刚刚油炸了的小焦鱼，一边表情夸张地小口吃着，一边一脸喜眯眯地出了灶屋，准备走到西边的一条胡同里，向蒋华伟炫耀一番，也好眼气眼气他这个山猫嘴。等走到村中大街上一闻，满街飘漾的都是一种醉人的鱼香味，好像家家户户都在炸鱼，我们的兴奋劲儿“噗”一声泄了，好像一出门就摔了狗吃屎，一个一个傻眼了。

迎面走来了蒋华伟，手里也捧了一把小焦鱼，在没有看见我们仨之前，他的脸色也跟我们未傻时一样，然而四目相对之后，我想我们和他的目的同样都落空了，彼此只好心照不宣地笑笑，算是

“大哥别说二哥，葫芦别说倭瓜”了。大姐问：“蒋华伟，你们家炸的鱼不多呀？”蒋华伟答道：“咋不多？刚才就已经炸了两大馍筐了。”大姐又问：“那你们油炸的小焦鱼有我们家的香吗？”蒋华伟说：“当然比你们的鱼吃着香！”大姐问：“你敢肯定！”蒋华伟说：“嗯。”大姐这才慢悠悠地说：“好吧，那么我先给你讲个故事：话说从前呐，糊涂营村里有一个年轻人叫张烂眼，这一天起五更准备赶集卖羊，走到半路上，嫌羊走得慢，便用羊绳把四条羊腿一捆，往肩膀上一搭，扛着走路，觉得怪省劲儿。恰好假瞎子李二也要赶集卖鸡，因没拿篮子，就用手掂着走，正走着呢，忽然看见有个男人好像扛个布袋，急急慌慌地蹿到了自己的前头去了。不一会儿，前头张烂眼扛的羊呼拉拉屙了一溜羊屎蛋子，李二一见忙喊，喂喂喂，你扛的布袋开口了，看地上撒了多少黑豆？心疼死人啦！张烂眼一听有人喊他，还说羊屎蛋子是黑豆，心想这人八成是个傻子，便没好气地说，这是俺家刚炒好的黑豆，还直冒热气呢，不信你尝尝？李二果然从地上抓起一把热乎乎的羊屎蛋子，刚塞进嘴里立马又吐了出来，连说，你们家的黑豆咋恁臭啊，吃着比羊屎蛋子还臭！”二姐接过大姐的话茬说：“对呀蒋华伟，你再嚼嚼你们家炸的小焦鱼，到底是香的还是臭的？”我则盯着蒋华伟一张一合的嘴巴，不无担心地说：“仔细嚼嚼，有羊屎蛋子臭没有？”

蒋华伟最初听得津津有味，听到末了我们仨问他的时候，他先是愣了半天，后来才明白我们是在骂他，慌忙与我们仨对骂，但一张嘴战三张嘴显然不是对手，我们用生活中最难听的话骂他，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占了上风，我们一直到把蒋华伟骂哭，一路小跑着回家搬兵为止。兵是大兵，自然又是华伟娘，这个女人长得五大三粗，一身横肉，倘若恼怒起来，宛如一只下了山的母老虎，见谁吃谁，碰上打架的时候，就连她男人也不是她的对手。平日里她普普通通的，可一旦逢上骂街一类的事情，她立马怒眉横眼气短顿胸，骂人能骂出一千个不重样儿，死蛤蟆也能骂活，能把阴曹地府的八辈老祖宗骂出悔恨的热泪来。

大老远，我们就听见一阵“咚咚咚咚”的脚步声，杂夹着女人的低吼和小孩的嗷嗷声响：“坏了，母老虎下山了，快跑呀——”然而，我们跑回了家，华伟娘也跟着撵到了我们家，我们跑进堂屋，他们撵到堂屋，最后，我们惊魂未定地躲在西屋的面缸背儿里，恨不能扒个地窟窿，一头钻进去避难。这个时候，堂屋里传来华伟娘踱着碎步“囊囊囊囊”的声响，包括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我们只听得一清二楚。约摸过了半天，我听见华伟娘是这样跟母亲对话的：“蒋秀梅他们仨躲哪鳖窝里去啦？她咋知道我们家炸的小焦鱼是羊屎蛋子，闻着香吃着臭啊？”

“俺大嫂，别听他们瞎胡咧，你先坐下喝碗茶，消消气。”

“有这么瞎胡咧的吗？我就是炸得再不好吃，那些小焦鱼也不会像羊屎蛋子似的，臭气熏天呀？”

“你消消气，消消气。”

“哼，哼，气炸我了！……小秀梅，你这个当老大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有种的你给我出来，别当王八羔子呀，你出来呀！”

“俺大嫂，你，你就是再有气，也得先消消气不是，干吗那么大声呢！”

“我就是要大声，好让你们家的小秀梅听见，对了，还有喜梅、建伟两个人，你们仨有种的一块出来！”

“哎哎哎，孩子她大娘啊，你可不能这么大声呀，吓着孩子了怎么办？”

“想咋办，就咋办，我就喊——出来！”

“秀梅，喜梅，建伟，都出来吧，看你们的大娘能把你们活剥了不成？”

“你说话咋恁难听！”

“哼。”

我们一个个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，身上的骨头早被吓酥了，我想我们当时肯定缺钙，或者像《三国演义》里的阿斗一样，连扶都扶不起来。屋子里死寂一片，大人小孩就这样暗自较着劲儿，准确说

是母亲在跟华伟娘较劲，两家的女人都在护着自己的孩子，谁也不服谁，谁也不说话。华伟娘无形中没有先前那般凶了，气也顺了许多，而母亲的气是因对方气小了自己自然也小，僵持中的双方无非是都想先让对方给自己一个台阶下，而对方自己又碍于脸面不肯主动罢了。突然这时候，华伟娘很不争气地有了屁意，但她下意识在收缩肛肠，使劲压抑着屁不让它放出来，结果屁还是拐弯抹角地溜了出来，“不鸣儿——”拖着豫剧青衣唱词中的一句长腔，把满院子等待着看两家好戏的男女老少们，一个一个都笑岔了气。我们看得出来，放屁后的华伟娘全然失去了刚才的神气，换了一副非常尴尬的模样。母亲呢，缓和了脸色，见好就收，并且在我和大姐的屁股上各打了几巴掌，算是给华伟娘一个台阶下。

屋里很快阳光灿烂起来，两家的女人似乎都忘了刚才的不快，竟然手心贴着手背地拉开了家常，好得比亲姊妹俩还亲。临走的时候，母亲用长竹篮子装了许多的小焦鱼，硬塞给华伟娘，说是让她捎回家尝尝鲜，华伟娘假心假意地推让一番，说他们家炸的鱼三天还愁吃不完呢，咋能要你们家的呢？母亲说，拿着吧，你们家小孩子多，别再让了，让人家瞧见了多不好意思啊！其实母亲的让也属假让，因为我们家小孩也不少，她当然也希望华伟娘这时候八成会拒绝，可是事实上，华伟娘当真收了，而且以一种心安理得的表情扬长而去。

人群散了，他们大部分的脸上分明写满了失望，但母亲周旋一番的结果要的就是这两个字。母亲麻利地关上了大门楼，笑脸立刻变成了狼脸，顺手操起一把笤帚，照着大姐蒋秀梅的屁股一阵暴风骤雨，我们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了，一个个贴在墙皮上，好像是三张含苞欲放的白纸。打完了，母亲也哭了，我们姐弟四人也跟着哭，因为所炸的鱼送去了一半，剩下的东西不够吃两天，好愁人的日子啊。哭到末了，母亲说：“你们瞎哭个啥？有本事，明天下坑再捉啊？”我们想想也是，便纷纷止住了声。

想象之中，当时的明天应该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，坑里的水

位迅速上涨,高处的拼命往低处灌。你可能还不知道,我们蒋寨的大坑原来是绕寨子一圈的,后来人口多了,寨子也大了,呈东西方向扩大变形,变形后的蒋寨将大坑一切为二,叫做南、北二坑,水位是北高南低,中间是一座小桥,真正通水的不是底下的大桥洞,而是几个桥眼了。我们家就住在小桥往南的沟东边,屋前就是南坑,虽然夏汛时节能够捕捉到鱼虾吃,但如此高的水位还是平生不多见。母亲就是在这样的大雨天气,赤着双脚沿沟出门的,当时她身上披了一条破麻袋,一手拄着一根木棍,一手掂着一支长条型的粪斗子,我们知道母亲是借此刻的水大水浑,前往那几孔桥眼口用粪斗子来堵鱼,我们本来都要嚷嚷着一同去,但母亲却说沟沿儿太滑,不好走,万一掉进水里怎么办?我们吓得直吐舌头,干脆不去了。

等待母亲回来的那个上午,正是我们满脑子幻想着香喷喷的小鱼鱼的上午,虽然天空偶尔响过几声炸雷,风雨狠狠地敲打着窗棂,然而我们四个一点也不害怕,迫不及待地想着我们的娘。上午过去了,晌午也快要过去了,母亲却一身狼狈地回来了,母亲的脸疼得扭曲一团,白得吓人,只见她死死地抱着右边的胳膊,两脚不听使唤地蹦来蹦去,一只粪斗子空空的,早被扔在院中,哪里还有半条小鱼的影子?一时间,母亲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巨痛折磨得牙关紧咬,啥话也说不出,同时进屋的红卫娘说,母亲本来上午逮了一粪斗子的鱼,不料回家途中一脚踩空,险些滑到沟里,如果不是她抓住一棵小杨树,就被大水冲跑了,如今扭伤了胳膊,捡回了一条命,真是万幸啊!听着听着,我们开始哭起来,母亲醒过来后却说,有啥好哭的呢,反正死不了,等天晴了,拿点药吃吃就好了。

母亲的胳膊伤并不像她说的那样简单,绝非吃药打针就能治好的,我们记得是前臂的桡骨发生骨折,医生说须用柳木夹板夹住,不能碰及伤及,过上两三个月方可见好。我们急了,问医生道,怎么那么长时间呀?医生笑了,说,难道你们不知道,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啊。说句大实话,一百天可难熬呀,平日里总是母亲干活